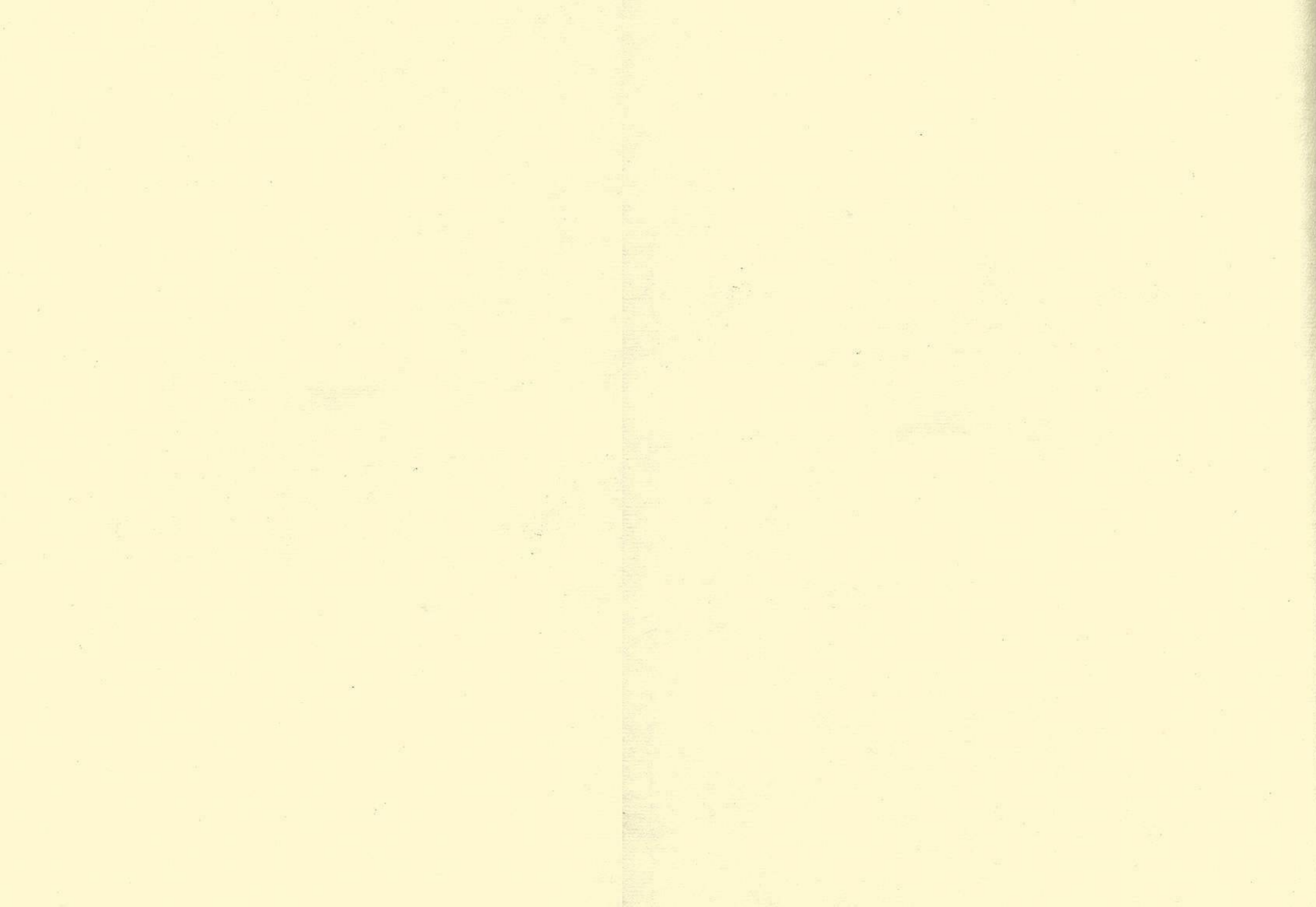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十二



文章正宗卷第十一

何武請建三公官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重武職

尉始置八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

古者民樸，由是輔佐必得賢聖，死猶與天三光

備三公官，各有公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按問反。今未俗文

弊政事煩多，聖品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

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

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

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

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未博，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

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

參總領百官，上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

更之八司馬，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

向第為由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

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之

右之大夫，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

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



制臣願盡力

史大夫為百僚率

哀帝從之御史大夫

未博

史奏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

以為州

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

幽隲

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

選第大

所薦位高至九卿所選之統

職大春

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位下大

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

之序

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

御史

奏言

御史

奏言

德江

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

郡國

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

材功著

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刺方進奏

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

九卿九卿缺以

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

效陵夷

勳不赫不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論

官職

王

丞相衛等奏

尊權為司隸校尉初中

權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

徒

不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

丞

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曰五

智信也九德見

總方略壹統廣教化美風俗

職知中書謁者

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

制無所畏忌為

內患宜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

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
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昭然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
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
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
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
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
曰天子當臨饗土時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
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

大司馬四十五

文十

王刊

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繼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
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

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專妄詆欺非謗
故前事猥顯奏七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
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涑勳論丞相宣奏

涑方進傳河平中為博士
從遷丞相司直從上甘泉

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車
馬既至甘泉宮會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
云云方進於心効愛不敬慶坐免官會北地
浩商為義拒所捕亡長取其母繫都亭下
商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丞相
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尉部刺史并力逐
捕奏可司隸校尉
涑勳奏云云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等

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師古曰督視也今丞相宜請

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

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諄逆順之理宣本

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

耳而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

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議者以為丞相掾

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翟方進劾涓勳奏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

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

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

御史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

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

文十一

四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

紀師古曰言王綱紀以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

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亡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

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

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

帝為丞相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師古曰

輿立乃升車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

上卿師古曰謾而又詘節大度邪譎無常師古曰譎

讀與慢同而色厲內莊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私過辛慶忌見王色厲內莊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商而下車是邪譎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墮國體師古曰墮

規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

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以先

群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

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誣言以詆欺成

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趙司隸校尉司

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與平奏勳議者以

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十八臣欲必勝立

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以寬假使

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

間免勳為昌陵令方進旬哉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方進為相持法刻深舉

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望之逢信之屬皆
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劉卿知名當世
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一至宰相據法以
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與逢信官簿
皆在方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
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宜有事與方

文十一

五

進相連上使五二十石雜問咸以詰責方進與

得其勳方進心恨信咸與陳湯女奴倭傾覆利口

方進奏咸與逢信皆知陳湯女奴倭傾覆利口

不執而親交饋送以求薦舉信咸幸得備九

卿不思盡忠正身而官媚邪臣欲以徵幸苟

得士取臣請免以示天下奏一可後詔舉方正

真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免自知罪惡暴陳依托紅陽侯立徵幸有司

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恥守不當蒙方正

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舉故不以實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白結附託為黨

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此國之憂也

致法遣就國於是方
連復奏立黨攻云云

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吾相與為腹心
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
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取虜事不疑所
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
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
多持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
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入臣所宜沒身
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

文二

六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雉鷓之逐鳥爵
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
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
博闓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咸
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按丁此
幼工陽侯立黨友大抵皆私意也
列于此文以見漢庭舉劾之制

御史中丞眾等劾薛况奏

薛况傳宣有兩第

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
君官宜為丞相相迎後母脩不
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官
侍郎數聞其語歎譽揚明欲令
不君位會司缺况恐咸為之
咸官門外斷鼻誓身八剗事下

奏云云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承丞佐而骨肉相
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
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
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言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
衆謹諱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
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
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奉
意不善雖有成功猶
加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
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

小司九十六大二十五

卷之二十一

七

章

人者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廷尉直以
為律曰關
以刃傷人完為城且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
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者
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毀稱宜惡流聞不
誼不可謂直况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
前謀而趨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遣諜也本第私變
雖於掖門外傷成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辨
錯手足今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下敬公私無差
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况以必死為懲忿怒無它夫
惡加詆欺行聖王不遇成大辟陷死刑當以賊傷人
不可施行聖王不遇成大辟陷死刑當以賊傷人
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且上以問公卿議輕懲相孔
光大同空師丹以中丞議是將軍以下議士議
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使為當廷尉所議非是
歸故郡奉於家○按此議中丞為當廷尉所議非是

陳崇劾陳遵奏

游俠傳遵為河南太守而為
級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
安富人左氏飲酒作樂後
司直陳崇聞之劾奏云云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

牧奉使皆以舉直察狂宜訪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

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
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

阿君置酒誥謳遵起舞跳梁頰仆坐上暮因留宿為

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
食曰飲禮不入寡

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
曰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

爵位羞汗印鞞師古曰此鞞也
謂印之紐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以上
皆舉劾又揚敬等奏昌邑王事見後叙事中

文十一

谷永論神恠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
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皆
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
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

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靡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

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清酒醪師古曰醪
遠古酒

字也興起也謂
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薄曰在日月之上
反從下照故其景倒瞻觀

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
縣圃之上即閭闔耕耨耒德

朝種暮獲晉灼曰翼氏風角
五德東方甲寅方丙酉

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極長壽
也於山石無窮也黃台

耕耘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極長壽
也於山石無窮也黃台

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台丹堅水淖溺晉灼曰方士法以藥石共陷水

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使然也師古曰淖濡其也音女教友道化色五倉之

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姦人惑

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聽

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求之盪盪如

徐風捕景終不可得師古曰盪盪是以明王距而不

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曰謂孔昔周史萇弘欲以鬼

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

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

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

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十齊人少翁公孫卿藥

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

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王妻公主爵位重祭震

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抗擊言

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

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上自天淵玉女鉅鹿神人

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轅陽侯江仁

上印綬隨示奉夫周秦之末二五之隆已嘗專意散

財厚壽祿鍊精神舉天下以師古曰鍊鍊音鍊之矣曠日經年靡有

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
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上下距絕此類母令茲
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按此發端數語可謂知道
之格言故列於此以求之
學術議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
雖劉向不如大節既虧它美莫贖惜哉

韓愈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
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十八歲新史無八字方云
考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
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

皆百歲

方云以上多帝
王世紀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

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成湯亦年百歲湯孫太
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
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
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五十年此時佛法亦未入
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入漢以
作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
位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
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

作八或九

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

不足事亦可知矣

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

高祖始受隋

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

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

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文武數千百年已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

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

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

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

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

文士

十一

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

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

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

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

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

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

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鑿身以為供養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

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

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

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獲之不過宣政
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也仰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
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穢之餘豈宜令人宮
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夫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
令巫祝先以桃刻枝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
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共桃刻不用群臣不言其
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取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
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也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
哉豈不快哉

此二語無

佛如有靈能作禍崇九有殃咎

文十一

十三

宜加臣身上二人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悲悃之至

崇或作福謹奉表以聞臣其誠惶誠恐韓公奏議非特此

黃家賊事宜狀論錢重物輕及條折張平叔監法等皆專折明白當事情然非專爲文故不列于此結取泚骨一表以見公扶正道關吳端之功云云以上論道術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

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臣說上曰然敬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曰積德余善

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於馬

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去而西伯斷虞曰始受

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廼

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首竹仲反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

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

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

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吐腦塗地父子暴骸中

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而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

九三小三十八

文十一

十三章

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

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

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天府聚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也川有也夫與人鬪不搃

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今陛下入

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

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羊言田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

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田侯明言入關便即日

駕西都翼奉上徙都成周疏師古曰帝延問得失秦以為

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改民困國虛室范困奢秦難供以

畜所絲未久不改其本
難以未正迺上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絲役其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
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其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
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
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
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

大正年一小時十七

十四

常之功臣伏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龜
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建滎陽扶河

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

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

遠于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

之後長為高宗漢家如北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

臣奉誠難曾居而改作如淳曰居猶處居也欲從

讀曰但但若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

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

頌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

之材因文武之世示以周刀為輔有司各機
莫非其人天下古也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

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殺王紂師古曰周書

其詩則曰殺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殺厥命不

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

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

費財又乃費士之子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

下雖未父至於此世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

九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

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

卷十一

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

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

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

長而亡窮也今若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求世

延祚不亦優乎張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

歲必有五年之餘師古曰考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成也成其

唯陛下留神詳密斯千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爾萬世之策問奉今國廟有七以加此

禮也詩小雅斯千之詩序曰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

從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遊諸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

思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
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
奉發之○以
上論都邑

劉向論起昌陵疏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

上疏云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丑得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師古曰言王者象天地明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亦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卷之十一 文十一 十六

蓋傷微子之事由然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按向論山陵而先及此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亡益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云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歲果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不霸陵北臨

則服虔曰剗剗近水也孝文皇帝不霸陵北臨則北頭南近霸水帝從其上以遠望也意懷愴悲懷

願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山為專用行樂斷陳漆其

欲維銅馬山

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亦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葬
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蔽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
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立壠皆小
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斂其列
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淮南子云舜蒼梧不
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言山川田畝皆如故

文十一

十七

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
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師古曰
北言周游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
備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
非之也延季子通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
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
於新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謂人也
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
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季子為忠

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
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
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
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
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皆
莊襄則始皇父也皆
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之悲也秦始
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
餘丈周回五里有餘三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
為江海黃金為鳧雁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
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瘞工匠計以萬

文二

十八

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
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將項藉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
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
數年之間外被項藉之灾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河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
其葬愈厚丘隴弥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
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
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殺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

衆多也及魯嚴公

師古曰即莊公也

刻飾宗廟多築臺園

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

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親節儉始營初陵其

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音婢為高積

土為山發民墳墓稱以萬數師古曰即卒諡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婢

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

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

萬數臣甚惜焉師古曰惜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以

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

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

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

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

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

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

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幸元舜禹湯文武周公仲

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種里張釋之之意孝文

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

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

之議應劭曰撫音規墓師古曰謂規度墓地以息衆庶書奏上其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計

文十一

九

大正四十六

劉歆毀廟議

哀帝即位一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亦光五年制書高皇帝

為漢太祖孝文帝世宗指此之禮不致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止行定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於昇光祿勳彭宣以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日行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田也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且毀之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云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嘽嘽衆也推推盛也

大二十五十三小二十六九文十一

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懲其

亦畏威而來服也故稱中興乃至幽王大戎來伐殺

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

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且夫故棄桓之過而錄其

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誣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

支讀曰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出一國害南越尉佗總百

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

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

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畀亦無已甚者興師十餘

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

一世之漸也謀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

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

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

伏波樓公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

十萬之眾置一偏甸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

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

十六國結烏孫屯敦煌酒泉張掖以南姑羌姑而裂

匈奴之右肩單一孤特遠道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

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

三十八小四

文十一

共一

清

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

協心同謀興制在及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

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

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

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

至厚也為文帝小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

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

子七廟諸侯上大入三士二天子七日而續七月而

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師古曰流謂春流風餘福

秋正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始心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靈而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

三十三小十

文十一

世二

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又以為去事有

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終王祖禴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祀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禴禘為重矣孫君王父之麴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遂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遂毀之議惠景及太上疑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司徒掾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郎中令冷褒

黃門郎段續奏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冊獨議云云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

太八十八十九五

文十一

九三下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之備墜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宗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皇也丹由是後不合上意○按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旨治平漢議之所據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

本儀禮云

韓愈禘祫議五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

子監四門博士 臣韓愈謹獻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朱子曰今按此等公家

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

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

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

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凡在擬

議不敢自專世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

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

臣生遭聖明感沐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

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

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

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

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

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

瘞之臣又以為不可按上之字疑當作而禮記天子立七

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桃廟雖夏代不毀

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

事非輕濂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者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

甘身賦俸社郊裡神所依兮徘徊招攝靈犀迤兮犀音柄迤與遷同

皆徐行也類曰言神又留安則不即去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

廢其父之大祭曰回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

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云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自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亦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

其所方作其所方作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禘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故臣請求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

其折中以為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文王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
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維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
父屈也景皇帝雖上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
拾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
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神之道豈遠人情又常祭其
衆合祭其寡則是太祖所出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
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頻亦
傳亦作衆。今按韓公不怠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
初室百世不遷諸祖之主則當遷於大廟之西夾室
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
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
獻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禘則唯獻祖居東向
之位而諸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也此相向於前所

文十一

九六

請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
禮學精深蓋法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
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
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
其謂此類也歟但以文字簡嚴讀者事異殷周禮從
或未遠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而變非所失禮也辨字疑行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
職也陛下以臣有有可采俎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
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
明謹議以上論

明謹議以上論

梅福請封孔子後

成帝元封五年封孔子之後

以為殷後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功者職也位卑而

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雖患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古

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

腐而名城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

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

聞謂之宸言負宸法坐正坐聽朝之勢猶言官法駕也盡乎生之愚慮亡益

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

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

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音者秦滅二周夷

六國隱士不顯侯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

子殺厥孫不嗣按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謂壅人

孫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

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

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

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

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

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

宋殺其大夫穀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

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

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

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

奪宗聖庶奪適如導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

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

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傳曰賢者子孫宜
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

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

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

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勿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

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按此說與金縢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

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列以聖人而散匹夫之

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

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則國家必獲其福又

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

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

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妃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

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

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生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

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

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

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

雖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

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較不立二王後推迹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綴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

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思下詔封孔子世

為殷紹嘉公○此○又杜鄴論封功臣後見議論十

谷永請加鄭寬中葬禮疏寬中者舊莽以博

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

臣聞聖王尊師傳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

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繚禮而當天心師古

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日也

事見尚書大傳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與古文尚書不同

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

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近事大司空朱邑右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

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其厚賜贊命之臣

靡不激揚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贊佐也

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同入則鄉唐虞之闕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妙

出則參冢室之重職功烈施陳聖王之法聞於天子

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退所

至公之祿而從也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

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

卒然早終尤可悼今諸公國官又府佐也

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師古曰以三尊師褒賢顯

功之德上弔贈寬中

賈讓論治河奏京帝初平當使治河隄奏言

九河今皆實其城按經義治水

有决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益决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云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大各反大川無

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汙水曰汙使秋水

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

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

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决之

使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也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

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

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瀕

音頻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

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

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

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

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曰

沈今隄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

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

大

相屬師古曰屬連及也民居金甌從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

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改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

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師古曰環也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

師古曰以隄下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

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毀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

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百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

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

郡平剛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也激音工歷反又為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

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

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

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雲亭

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

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

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師古曰辟讀曰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

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人規反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

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

文十一 三十一

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
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共延多寡漕渠於冀州地使
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結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
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山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
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 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

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 稍高至遮害亭高四
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溢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
入至隄下 臣瓚曰謂水必從郭南門 水未踰隄二尺所

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至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
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師古曰

大三、七十四、五、小十一 文十一 三十二 高

更南七十餘里至淇只小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
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
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是由
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
渠足以下之 師古曰礫 礫名即水經 其水門但用

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
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空牙地也 師古曰印 音牛向反 但為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海 水中其西因山是高地諸渠
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為迴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臣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

上撤民則病淫氣水皆立枯鹵不生穀師古曰二害决溢

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益鹵下濕填

淤加肥師古曰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

十倍師古曰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師古曰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

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

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卷一

三

諸葛亮出師表後主立亮率軍北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

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

俱為一體陟罪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

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

之南陽人以器業知

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時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

議舉寵以善本無為督愚善本有為營中之事悉以

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

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

息痛恨於相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節之臣也銚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

用故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

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懃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

將善本作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

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收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收之禕允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再出師表

後主六年亮開魏揚州牧曹休為吳陸遜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

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王云云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

大字三句五十九

文十一

三五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瀕棄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旬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

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南陽險於烏巢危於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下危定一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一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變身侯而夏侯惇先立一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餘人突將無前實雙青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一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一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事如是雖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又蜀志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向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養有

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
逼迫密上疏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
臣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菴功疆近之
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
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
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率臣秀
才以臣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
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
本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詐不許臣之
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九在故老猶
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
署本圖宦達不務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
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
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
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至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

文十一

卅七

年九十有六是臣夙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
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
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牛營墮首
死當結草臣不勝大馬怖懼之情謹奉表以聞武帝
覽其表嘉其誠懇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
服遷漢中太守。按令伯之表反復諄篤出於真誠
至今讀之猶足使人感動况當時之君平三國非無
文章獨取武侯一表者以其發於至忠也今伯之表
出於至孝故亦附焉自晉及唐以奏議名多矣其尤
卓偉者魏文正陸宣公論建所及皆正君定國之言
篇數既多又其文或尚偶儷學者自當甄復其全書
故不錄

右先漢以後諸臣論諫之辭凡一百二事

漢九十七

三國一唐四
附注者不與

論七

議論七

薄昭平淮南王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為至親驕

蹇數不奉法上見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袖金椎推之文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避順文帝重自切責之令帝舅將軍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茲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

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天次負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不欲大

王不肯皇帝立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

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

大言九十九小百二十八文十一 卅一

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

甚厚法一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

置相二千石皇帝罷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

欲屬國為布衣守家定皇帝不許使

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其職

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資誇於天下甚

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甚此高

皇帝之厚德也高帝止不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赴

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劍疾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

正行養犧牲豐潔潔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
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主之名輕廢先
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
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誼數逆天子之令不
順言節行以高無禮師古曰一節請守助家自為幸
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
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端情妄行不祥此八者
乃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在南面之位奮諸賢之
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
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

大正三〇八十一七十九

文十一

九

周齊相殺其弟以及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

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使事師古曰項王高帝

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郟陽侯濟北舉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

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

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望於太上如淳曰不可

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乃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

三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史者御

史主為軍史者中尉主客出又殿門者衛尉大行主

諸侯美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

相欲變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變罪於在

下小吏而身不下
王若不改
為之奈何夫墮交六業退
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
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
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
軌追念皇過恐懼伏地
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
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
可追已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

漢興諸侯王皆自治

大司州六小司州九

文十一

四十

士陽與吳嚴忌故乘一守俱仕吳皆以文辯著
名父之具正以太子一甲怨望稱疾不朝陰有
邪謀陽書諫為其七十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論因道胡越一趙淮南之難然後延
致其意
其辭云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懸

衡天下

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溥曰為

此說秦自以為威大強固非論一法也下又言陳

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師古曰畫也

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

師古曰從以叩函谷咸陽

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結也今明數涉此

蘇林曰也言上

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徐廣曰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論平原君虞卿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

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

餘萬眾邯鄲幾亡蘇周何怨平原受馮

如料事揣情為趙畫策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

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一況貴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

藺相如

十四

文十一

四十一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止方藺相如引璧

柱及叱秦王左右勢或怯懦徐廣曰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國退而讓頗名重

太山其處智勇可謂也

屈原賈生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

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

恠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以何國不容而自令大讀

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爽徐廣曰一然自失矣

李斯

飾固烟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

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

悅大王之行義也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索

百不如一鷲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

也鷲自大鳥而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

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衺服盛服也鼎

王之臺也在邯鄲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

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

計議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計

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布衣自立天子之後使

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

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曰甫

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太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

原王揖為梁王師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

肥盛曰壤益以淮陽卒仲濟囚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仲濟也濟北王興居友見

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

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

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
察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

可期師古曰言吳當絕戒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

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亡其

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也此皆國家

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師古曰言漢朝

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

枚乘去矣吳王書字叔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土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上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之所重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

出其出不出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

若所欲為危於系如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

安於大山兮以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
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紫如之危
走音上天之世耶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
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
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音君音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
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
而救火也養山四其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
百中揚葉之士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
百步之內耳比音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
自言所知

八文十一

四十四

若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音泰師古曰納猶藏也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

統斷幹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

近之幹者交不井上以為欄者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

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

必過石稱音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

可搔而絕手可摧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

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繁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按此天下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

按此天下

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

又說吳王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

國謀反舉之共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東距羌雒之

塞師古曰雒西南夷也才各反古不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

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

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

狄之義而南朝燕作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今大詭譎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李氏曰警猶蠅蚋之

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事

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君過於

神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天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

錯出進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

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滿陸言

又十一 四十五

灑山東漕運以自給也臣瓚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

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長游曲臺

臨上路不如朝之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

深壁高壘副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

主樂也今大王師古曰十分之疾歸尚得十半中可其五分無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

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民曰羽林黃頭襲大王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

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

以滅其跡晉灼曰齊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

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囚

邳鄆應劭曰漢將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

王已去千里之國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

宿左右服虔曰韓兵不得

下壁軍不得大息兵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

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

鄒陽獄中

梁王書

鄒陽被棄嚴忌知吳不

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

大正廿六 卷之十一 四十六

溇陽為人有智略沈慨不姑曰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乘陽惡之也子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諛見禽恐一死而負余廼從獄中上書云云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

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蘇林氏曰白起為秦代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

書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千歷之也如厚曰太

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

之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下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刑

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王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

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鴟夷臣始不信廼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

有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

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
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臆腳於宋卒相
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
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
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行負石入海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
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相公
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
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宋任子舟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遂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
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句全

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德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

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指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

賢 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公使人君

去此心則國家安全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

諸侯齊相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毅勤誠加

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

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

文十一

四十九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噎大規反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

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

劍刺之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尋諸史臣聞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

眇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
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蒙堯舜之術挾伊尹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
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明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
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律希衣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卑卑辭之語不奪平庶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
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三周用烏集而王應
曰言文王之得木公非因舊故若烏鳥之暴集何則以其能越舉拘之語馳

六三〇三十八

文一

八五十一

章

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廢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
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
厝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
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
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申耳安有盡
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秦孝王孝王立出之率為上客
漫趨於偶儻蓋其病也然其論諛諛之禍至痛切可以為世戒故取焉

王吉諫昌邑王疏

王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游獵馳騁國中動作

士節書
上疏諫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一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下心制兮說曰是非古之風
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
王幸方音與韻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
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
世思其仁恩至序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
好書術而樂遊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
手苦於筆轡身勞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

大正丁七十八

卷二十一

十一

真子

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
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
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
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
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
厥德其樂豈徒銜檝之間哉休則俛仰誥信以利形
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
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
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

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以夜念此以承
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
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懺介有不具
者於以上聞非養國之福也臣吉愚願大王察之
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言乃下令曰寡人造行
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謂者千秋賜中尉
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輒
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父
之昭帝崩霍光秉政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文
龔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
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外責傳相引經義陳
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拊耳起走
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以與驕奴
羊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邪行左右
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
也願賜清間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

卷廿六上九十五

文十一

五三

以為無道亡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
侯得王所為疑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
諛嘗與寢麴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群小
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
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
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君數
日王皆去遂安等○按吉遂之事昌邑王可謂不無
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當加褒異以為人臣之勸
可也而乃僅得減死且被覓鉗
之罰霍光於是乎失政刑矣

丙吉奏記霍光

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
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
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
以行滿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
議所立未定吉
奏記光云云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
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大

誼立後

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所立非其人復以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

大誼廢之

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

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

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遣

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

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上八

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

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人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

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

曾孫於掖庭

六十九卷之五十二

文十一

五十三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

敞拜膠東相居頃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

書諫云云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台為不聽鄭衛之樂

孟康曰葉陽秦

昭王后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三

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

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身出門則乘駟軒

下堂則從傅母

師古曰駟駟耕衣車也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綢繆

文穎曰謂衣衣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組之屬所以自結固也

此言尊貴所以

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

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於未

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妃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敬幸甚

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請欽為大將軍

車武庫令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云

禮壹聚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

九數之終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

窈窕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

所以助德

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羣也

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掖

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

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女德不厭則壽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

之生害也師古失讀曰伏伊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

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

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間代也適讀曰嫡是以晉獻

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辜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

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

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

女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

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

贊曰小下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

唯將軍常以為憂

太子之放逐恐周室之大壞也

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詩云般

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

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

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

夏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

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

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大

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九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

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

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

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

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

之基以難以忽不可以遂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

而

已而

文士

五五

又說王鳳論專政

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
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
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絕世填撫四夷當
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
鳳專政泰重戒之云云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

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

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

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心不介然有間然

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

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

益宅也退謂請考工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

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

威放武安之欲母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頃之復日

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

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鳳與議欲退鳳鳳甚

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

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泣

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

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勸衆

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

去跡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任將軍非將軍所以報

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

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相視於宣就封于齊猶嘆

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意莫有將軍主

之與將軍軍哉夫欲天下治安安寧異之意莫有將軍主

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遺書劾公母困我唯將軍不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

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

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赦其過復說鳳曰京兆

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

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

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

-5 95 35 925" data-label="Text">

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

說王鳳論屬賓

自武帝始通屬賓自以繼遠

無責哉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王章事欽亦不能救也卒使權後外家卒成篡奪之

測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
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延
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
立陰未赴為罽賓王按印綬後軍候趙德使
罽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鎖琅當德遣使
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
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
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云云

前罽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
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
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
壤比而為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今縣度之阨非罽
土壤接近能為寇也宿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

城郭師古曰城郭摠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

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
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
欺九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惡害也起皮山南更不
屬漢之國四王師古曰言經歷一不屬漢者九四五國也斥候士百餘人

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尚時為所侵

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護之節餒山
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山令人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

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崦嶭不測之深行

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

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縻人情執不得

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

曰九州冀兖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

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使業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

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是鳳白從欽言蜀賓寶利賞賜賈市共使數年而壹至云

六十四卷 小字册五 文一一 吏

文章正宗第十卷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章', '正宗', '第十卷']

